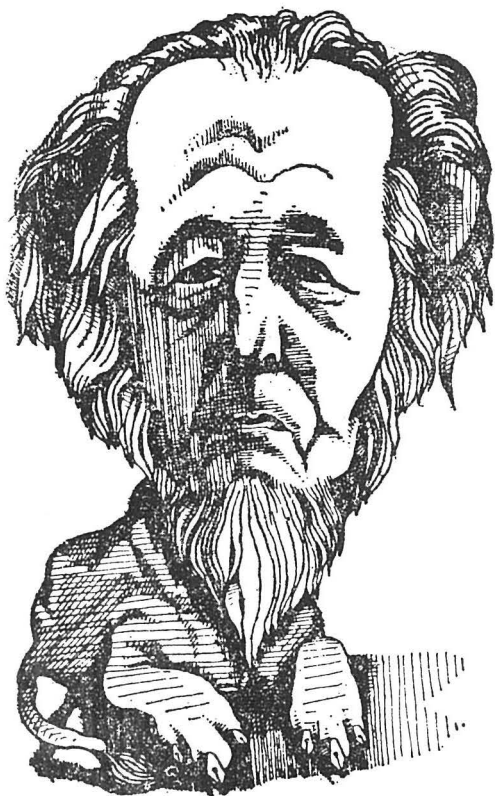


黃文範
譯

索忍尼辛 的 作品

- 索忍尼辛的自述
- 對索忍尼辛作品的書評
- 索忍尼辛作品書目



每年的十二月，是舉世歡樂氣氛越來越濃的一個月，頒發諾貝爾獎、聖誕節、新年……一連串喜洋洋的節慶次第展開。而今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美國東北部的佛蒙特州，蘇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會靜靜渡過他的六十歲誕辰，「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我們十分了解他此時的心境。因此，特別譯出“*Modern Authors, 1950—1970*, pp. 1343—1348”有關他作品的全文，作為遙祝他花甲之壽的賀禮。

來我國訪問過的美國漫畫家拉瑞（Lurie），他所繪索忍尼辛的造形，既能表達索氏去國懷鄉的憂鬱神情，更能顯示他對世人震聾啟聵「作獅子吼」的磅礴氣勢，曾經選擇它作為拙譯「古拉格羣島」第一部的首頁。

索忍尼辛的自述

「我出生在北高加索一處休養勝地基斯洛孚斯克（Kislovodsk），但是只有幼年住在那裏；自從一九二四年後，家母便和我住在頓河羅斯托夫市。家父在一九一四年時，還是莫斯科大學語言系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都在砲兵服役，轉戰德國前線，一九一八年六月，也就是在我出生前六個月逝世了。家母於一九一七年在前方和他結婚，他們共同生活的時間，甚至一年都不到，母親卻沒有再醮過，唯恐繼父會對我嚴厲。（等我長大以後能夠判斷時，我覺得這種犧牲並不公平；以我的意見來說，幼年時代的嚴格，有時候對小孩只有好處。）在那些艱難困頓的

索忍尼辛的自述

年月中，家母和我住在一起，同操家務。她擔任打字和速記，工作極其辛勤，一年年過去，她也病痛頻頻，成了肺結核病人，一九四四年正當我在前方時，她死在這種病上。

「在我年紀很小時就有了寫作的慾望，和一種不知不覺的觀念（沒有任何人的指點）。大約是九、十歲時，就覺得爲了甚麼理由，自己應該成爲一位作家，那時我甚至還不了解作家是甚麼樣子，一個人爲甚麼要寫作？打從那時候起，在我整個青年期中，寫了好多好多各式各樣不知所云的東西；有好長一段時間，都還對我的語言環境、或者自然環境，沒有甚麼認識。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去過中俄羅斯，自己才發現了這片無雙的地區，在那裏我不但成爲一位

一般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俄國的』作家。

「我在頓河羅斯托夫市唸中學，一九三六年畢業，很想接受文學的高級教育，可是在羅斯托夫市的院系却不能使我滿意，然而我又不能搬家到別的城市去，讓家母孤孤單單一個人住，因此便進了羅斯托夫大學的物理數學系，一九四〇年以優等畢業；而在大學這幾年中，我也獲得有史達林獎金。然而，儘管我有數學的天份，但總覺得自己主修的這一科，對我並不是最有意義的，或者甚至不是最發生興趣的主題。然而，我後來的生活顯示出，數學在我一生最艱難困頓的時刻，的確實實在在幫上了我的忙；我相信沒有這項專長，也沒有辦法活到今天，來寫這篇略傳了。我也不斷意識到，我所受過的數學訓練，留在目前文學工作上的痕跡。」

「一九三九年，我依然努力想獲得文學教育，一方面在羅斯托夫大學繼續唸數學系，一方面又參加『莫斯科語言、文學、歷史學院』的函授課程，到大戰爆發時，我才僅僅唸完三個學期。回顧以往，我對自己沒有接受文學教育，並沒有甚麼懊悔，因為我認為對一位作家來說，那並不緊要，或許有時甚至會使人

漫無所從。在我後來複雜而高度專心的生活中，有另外的一個因素，爲了需要與科學界的工作能並駕齊驅，嚴重地限制了我一般『閱讀』的機會，所以我還能閱讀到的，基本上只是在青年時期有時間所看的那些。我對俄國文學的認識相當好，可是外國文學却只有早幾個世紀中鼎鼎大名的作家了。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尤其是同時代的文學，除開少數例外以外，壓根兒一無所知，完全由於我沒有時間去追隨。

「大戰開始以前，我曾經想把自己的寫作出版，但却沒有成功。想起來都好笑，那時候我要找一個題目似乎都非常困難；但是由於我在經驗上的貧乏，對寫作些『甚麼』都不知道。」

「一九四〇年，我和雷娜妲（Natalia Reshetovskaya）結婚，她是羅斯托夫大學化學系學生，我也入伍當兵作戰，可是在一九四二年，由於我是數學家，便在砲兵學校一個速成班次畢業，升任軍官，擔任了一個搜索連的連長，以這個職位，整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初，我都在第一線，從奧勒耳一直打進了德國。」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在東普魯士的前線被逮捕

。因爲同一個老朋友通信中批評了史達林。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在莫斯科，被處勞改營八年，這段刑期完全服滿。在這幾年裏，我做過粗工、砌磚工、和翻砂工；但是有一半刑期，我在做高等數學的工作，幫了我得以死裏逃生，在囚禁的這幾年裏，有空的每一刹那，我都在學習土話。一九五三年勞改期滿，把我派到『永遠』流放的地方，我在那裏有機會在中學教數學、物理、和天文，這份工作使我能賴以爲生，一直到一九六三年爲止。一九五六年，在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以後，我從流放中獲得了自由；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在一九四五年所判的罪名認爲無效，因此我得以滿足多年來的願望，回到了中俄羅斯。

「雖然以後的幾年我還是擔任教師工作，却也在寫散文和詩，但是一直到了一九六一年，我方始打算有發表的念頭。頭一次的嘗試，便是在『新世界』上刊出『集中營一日』（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證明了很成功。」

「我正在實驗一種引人的寫作方式，覺得採取更大的文體形式，用來突出歷史動向或者社會生活的諸多階段；因此我的作品趨向比較複雜的結構，有衆多的人物，但是其中並沒有中心人物。不但我不同意那種意見，認爲這種大規模文體的作品已經過時，而認定它們的時代還才剛剛開始。」

對索忍尼辛作品的書評

在「集中營一日」發表以後，索忍尼辛由一位默默無聞的地方數學教師而聲名鵲起。黑魯雪夫親自下令出書，作爲他反史達林運動的一部份。而這本書却具有政治性的轟動，因爲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忠實報導，根據的是作者親身的經歷，說的是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這本小說敘述一名勞改犯伊凡丹尼索維奇一天的生活，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天黑，這時他再一次把腳塞進外套的兩隻袖子裏，抵抗那刺骨的寒冷，人沉沉睡去。伊凡是個莊稼人，給判了十年「勞動改造」，僅僅因爲在大戰期間被德軍俘獲當了俘虜。這一位沒受過教育但却頭腦精明的敘述人，

對索忍尼辛作品的書評

不含甚麼哲學、或者政治思想，吐露出這段故事，只是就事論事，道出只爲了生存而經常奮鬥的一段報導。

米哈諾夫 (Mihajlo Mihajlov) 把「集中營一天」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作過詳盡的比較，相類似處非常驚人。塞瓦斯基 (Leonid Rzhevsky) 稱這本小說的文字和體裁是「俄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句子短，充滿了勞改營中的俚語、猥褻語、和新詞兒。「這種新詞兒太逼真、太使人信服了，很難決定是作者從生活中得來，還是他自己的創造。」波麗爾 (Katherine Hunter Blair) 的批評是：「他筆下的角色要用俚語使用，因爲任何別的方式，都不可能表達得出他們自己來。他文字的

極其熟悉使人誤解：文體的組織編排得很緊密，用字正確恰到好處，文體有一種音樂性，意義和音韻結合得天衣無縫而產生「和諧（a harmony born of the perfect marriage between assonance and meaning.）……索忍尼辛的含意遠遠超出了他所說的，他寫得赤裸裸、坦蕩蕩，而文字又極為節約，可是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人們都可以感到他那強烈的熱情。」這部小說的英譯本，曾為芬蘭籍的導演胡瑞德（Casper Wrede）拍成了電影。

在蘇俄境內唯一還曾出現過的索氏作品，就只有四個短篇小說了，全都發表在「新世界」上。一九六三年的一篇是「克瑞齊托夫卡車站事件」（An Incident at Krechetovka Station.），說德軍向莫斯科進攻時，擔任鐵路車站站長的一名年輕中尉，他在風聲鶴唳下檢舉一個漢子是敵人間諜，後來他對這件事有了懷疑，可是那個無辜的人已經被秘密警察制度吞下去了。同一年，以第一人稱的「瑪楚約娜的屋子」（Matryona's House），則是一位小學教師在一處偏僻而落伍的鄉村裏，他寄宿在一個貧窮、純樸、大方的女人家裏，他發現她——小說的主題

——是：「正直的靈魂，誠如俗語所說的，沒有了的話，鄉村也好，城市也好，甚至整個世界都無法生存。」文學界的保守份子，由於黑魯雪夫撐腰，不敢批評「集中營的一天」，可是這時却吹毛求疵，閒言雜語四起，說索忍尼辛贊頌「資產階級的美德」。

一九六三年他所寫的另外一個短篇小說「為主義打算」（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是對官僚制度的諷刺攻擊，也受到了批評。保守份子由於小說中明白提示史達林主義依然存在而大譁，然而支持索氏的人，在這次爭論中佔了上風，一九六四年甚至在列寧文學獎也提名了他。可是黑魯雪夫垮台，對正統意識形態的堅持日增，對索氏的攻擊也更強硬，在蘇俄境內發表的小說，僅僅還有一篇，也是在「新世界」上，標題是「菸草袋柴卡」（Zakhar the Pouch）。從這幾個短篇小說中，畢恩（C. G. Bearne）認為顯示出「索忍尼辛是一位地地道道醉心斯拉夫民族而不是西方的俄國作家，他對農人幾幾乎有神秘的態度，對古俄國的歷史有深厚的感情。」一九六七年五月，索忍尼辛對「蘇俄全國作家第四屆大會」寫了那封有名的信。攻擊「壓制，已經再

也不能忍受了；我國的文學幾十年來忍受着檢查。」信後面列出了他自己作品受到檢查的經驗，不能出版頭一部長篇小說，直到黑魯雪夫親自干預爲止；而到了後來，他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本、和一部電影劇本，統通遭受了壓制。

對這封信的反應，便是有八十二位知名作家，聯名爲索忍尼辛向蘇俄共黨中央委員會提出請願。然而，到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作家協會」開除了索忍尼辛的會籍。這件事再加上直言無隱的抗議書，引起舉世的注目。對他的主要指控，除開批評他的作品，對蘇俄的生活作「反方向的突出」以外；還指他把作品在國外發行「作爲一種反蘇武器」；索忍尼辛立刻反駁：「首先答覆我，爲甚麼我不能在國內出版？」他本人一直都是對外國盜印他作品最反對的人，一九七〇年，他指定了瑞士一位法律上的代理人，防止任何非法的翻譯。

索忍尼辛在監獄中曾經罹患胃癌，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的一家醫院裏，採用放射線治療，從此以後便不復發了。這種經驗使他在一九六八年，有了「癌症病房」的主題，在這部小說裏，對蘇俄在中亞洲的一

家醫院裏十來個不同團體的癌症病人，探討他們對多少少即將死亡的反應。兩個主要人物是蘇俄社會中極端敵對的產物：政治犯科斯托格和黨幹部羅桑諾夫。羅桑諾夫的造型是一個貪心不足的市儈，而科斯托格既是唯物主義，又是對人類生活持有狹窄的理性「科學」觀點，顯然是作者的夫子自道。「真理報」的編輯攻擊這本書，說它「瞄準了蘇維埃政權，看到的只有瘡癤和癌腫。」可是這本小說並不只是政治諷喻，而一心一意在討論人靠甚麼活的整個問題。總之，「時報文學補刊」說過，作者固有的「道德社會主義」，對於「想利用索忍尼辛在冷戰中作武器的人，並沒有甚麼貢獻。」在好幾位西方批評家中，布蕾克（Patricia Blake）便是抱怨這部小說中缺乏文體控制的一位，而且認爲「傾向於過份簡化的講道。」但結論中指「它巍巍高出充溢在我們市場中的小說以上。」

一九六八年的另一部小說「地獄第一層」，背景也是在一處封閉的機構裏——這一次指在史達林時代，由秘密警察主持的一處科學研究站——這也是根據他親身的經驗，因爲索忍尼辛曾經以數學家的身份，

在這種機構裏做過。但丁「煉獄」的第一層，是由出生在那耶穌以前的哲學家們，所住的一處勉強強過得去的地方，就像是麥夫瑞諾的「特種監獄」，已經遠離伊凡丹尼索維琪所住的下層深谷了。可是他們爲了這種差強人意的舒服，要回報的就是要製造出一種可鄙的機器，縱使在電話中聽到一個假造的人聲，就可以認出是哪一個來，這種機件的發展與使用，便是這部小說的中心行動：一個青年外交官，不聰明地打了個電話，警告一個會遭史達林恐怖毒手的受害人，終於被這種新機器逮到了。書中也有對獨裁者本人一段廣受讚揚的諷刺敘述：他又老又病了，却依然在克里姆林宮堡壘辦公室軟椅上實行統治。也像前面的幾部小說般，書中的數學家納辛，同作者大致相同；他的禁慾哲學便是：「對那些了解的人來說，人類的幸福便是受苦受難。」

普瑞契特(V. S. Pritchett)對他這部小說寫道：「索忍尼辛文體結構的密度，每一件事都由於各種情節——這些都是地道的短篇小說——巧妙的相互結合而成……儘管它的場面範圍，在監獄內外都有，這部小說對時間和空間却能從容支配；它具有建築學

上的統一，開始拘束的幾章過去以後，就不可動搖了。」這本書充滿愛心却又痛苦地諷嘲，形成了一幅無與倫比的圖畫，一個大國家落在一場噩夢的掌握裏，道德和愛國主義由強盜來下定義；殘暴、貪婪、和偽善反而賞賜權力和財富；而人道、愛心、和德性却惡狠狠地加以懲罰。克朗克夏(Edward Crankshaw)稱這部小說爲「一部絕對的傑作。」很多人都深以爲然。

索忍尼辛在一九五四年，寫了一個四幕的劇本「戀愛的女孩和老實人」(The Love-Girl and the Innocent)，正是他從勞改營釋放以後，但人還流放在哈薩克斯坦。劇中人物多達五十幾個，顯然是勞改營生活栩栩如生的紀實寫景圖。它和那幾部小說般，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一個國家正有條不紊地消滅全國的精英。不過，大多數劇評家都認爲他在舞臺上顯示不出特別的才華。在莫斯科「當代劇院」演出，正當彩排階段時，遭到了禁演。他還有一個劇本「風中燭」(Candle in the Wind)，是一九六〇年寫的，莫斯科起先也是接受上演又拒絕了。這個劇本一部份有自傳性，背景在一個莫須有的國家，演一個在

勞改營中關了九年的數學家被釋放；他參與了用來控制個性的生物神經機構學實驗，但終於苦痛地懺悔這種科技妨害到人類生命。

一九七〇年，索忍尼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褒詞中說他「以道德的力量繼續進行俄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傳統。」這種對一個作家的偉大榮譽，受到蘇俄文學界當權派的嚴厲批評，也預料得到，共黨文棍們以敵對的態度大加撻伐。索忍尼辛決定，不能赴斯德哥爾摩去領獎，恐怕會再也不准他回國。想在一九七二年春天，在莫斯科舉行私人頒獎也放棄了，蘇俄當局因為索忍尼辛三月份對美國記者訪問的坦率談話大為激怒，不肯對瑞典皇家學院的秘書發給到蘇俄的簽證。（索忍尼辛在訪問中，談到政府主持對他、和對他一家發動誹謗運動；他在研究過程中故意造成困難；信件被人拆看，住處有人竊聽；他的朋友「像國家罪犯一般有人釘梢。」）他在諾貝爾領獎答詞中，痛責蘇俄的文學檢查，以及全世界不顧日見增多的國際暴力與不公不正而漠不關心。

也就在一九七一年裏，索忍尼辛出版了另外一部長篇小說「一九一四年八月」。多少年以來，他一直

籌劃要寫一部一九一四年八月坦能堡會戰，俄皇大軍為德軍殲滅的小說，他認為就是那一次慘敗，透露了俄皇高級指揮部罪大極惡的顛頂無能，為俄國大革命和以後的種種切切鋪了路。而那次會戰對索忍尼辛也具有個人的意義，他父親曾經在坦能堡作戰，而他本人在「紅軍」攻入德國時，也行軍經過坦能堡。「一九一四年八月」這本小說的原稿，被蘇俄國內七家出版公司看都不看就退稿以後，索忍尼辛覺得自己實在不能接受檢查的輕蔑，便授權在國外出版。遵照他的願望，這本書的首度發行（為了取得版權），由巴黎俄國移民一家小出版公司——「青年會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一四年八月」這部小說，是作者要奉獻餘生而計劃寫的歷史性小說「首卷」。也像「地獄第一層」和「癌症病房」般，以作者的話來說，它是一部多層次的小說，沒有一個主角，每一個重要的人物只支配了一陣場面，然後讓給另一個角色。（譯按：這一段評語略呈皮相之見，本書的主角伏洛庭捷夫上校自始至終貫穿全書。）書中處理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初的十一天，以極其注意歷史精確性的筆力，敘述

俄軍進攻德國東普魯士，沙門索諾夫將軍的第二軍團，被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包圍，打垮在坦能堡，攻勢因而瓦解。這一個基本的主题便引進了大量的人物，虛構的和歷史的人物都有，包括了俄國的每一行每一業。在這些敘述中所穿插的，是很多托翁式的哲學性討論。如果這本長篇小說的歷史性內容，是索忍尼辛的變更，那麼小說的體裁也改變了。全書分爲六十四章，就像杜斯柏索斯(John Dos Passos)在「美國」(USA)一書中般，補充了許多編排畫面，引用了當時的報紙新聞，以及德軍發佈的文告，此外還有些像關於這次血戰的電影一行行興奮的脚本。

這本小說當然也在蘇俄境內禁止了，也躲不過官方對它的攻擊(因爲它「侮辱」了俄國，「讚美」德國的驕武主義。)然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裏，一本地下書評集到了西方，顯示出很多蘇俄知識份子(他們冒着下獄的危險，偷偷讀這本小說的打字本)認爲這本小說有極大的重要性。甚至有些把它當成文學作品而失望的人，也歡迎它，把它當成是一種智識的催化劑，和一種解放的道德力量。對英文翻譯本的書評，則是肅然起敬，但並不怎麼熱心。有些書評家重複

了對他以前的批評——索忍尼辛受過科學的訓練，具有觀察、回憶、和前後參照的好本領，但像阿瑪托娃(Anna Akhmatova)一度暗示過的，他缺乏偉大的想像力。而布蕾克却以爲「這部小說會必不可免地、堂堂皇皇地，就像現代『戰爭與和平』般進入文學史。」湯恩畢(Philip Toynbee)却發現與托爾斯泰相比較，索忍尼辛的這部作品是「災難的」，他寫道，雖然這本書「告訴了我們，坦能堡是怎麼打的，但對於在戰爭中打仗的感覺是甚麼，或者戰爭是甚麼，有甚麼意義，却没有告訴我們半點兒新東西。」(譯註：凡是看過本書，尤其是第廿五章的讀者，可能不會同意湯恩畢的批評。)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索忍尼辛又成爲舉世熱狂的中心，那時美國作家莫爾茲(Albert Maltz)把自己在蘇俄得到的「可觀版稅」，供他使用。索忍尼辛在他公開了的答覆中，證實了自己的財務情況捉襟見肘。而蘇俄當局的宣稱却相反，說他是百萬財主，生活豪華。索忍尼辛分手了的前妻雷娜姐，起先證實了這一點，然後又聲明取消。事實上，索氏作品所得的巨額版稅，都在外國銀行裏。他在蘇俄過的是極爲刻



索忍尼辛與史托娃娃伉儷

苦的生活，多年以來，都以朋友大提琴家羅斯楚波維基（Mstislav Rostropovich）在莫斯科近郊的別墅為家。

索氏在瑞士的律師赫布（Fritz Heeb）談到「蘇俄當局發動一項廣泛策劃的貶索運動」，這種運動一直到一九七幾年初還在進行，可是索氏却一無畏懼，運用開放在他面前的公開媒體，進行熟練而有效的反擊。一九七三年八月，他告訴西方新聞記者們說，

他和家人都一直受到威脅，這種威脅表面上都來自個人，不過，他說道：「如果宣佈我已經死了，或者雖然神秘死亡的話。」便可以斷定「我是在『公安部』批准了致死的，或者就是『公安部』幹的。」他已經做了安排，如果遇刺身亡，一部作品的「重要篇章」便在國外出版。人們認為就是指「古拉格羣島」而言，這本巨著便是索氏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八年間，寫出來一本對史達林時代勞改營的調查書。

索忍尼辛在勞改營的前九年中，便和前妻離了婚，自由後在一九五六年重又結婚，索氏在與蘇俄當局作了長期鬥爭後，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他們再度離婚。這時他才能和一位年輕的女數學家史薇托娜娃（Natalya Svetlova）結婚，有了三個兒子，亞摩勒（Yermolai）、伊格納（Ignat）和史特朋（Stepan）。

一九七三年九月，蘇俄成立了一個版權局（在這年的前些時候，蘇俄參加了「環球版權大會」），成為蘇俄作家與西方的唯一官方途徑。作家想走旁的路子在外國出版，

就會遭起訴。三個月後，索忍尼辛授權在西方出版「古拉格羣島」。他解釋說自己下這個決心，由於公安部已經抄到了一個地下版本而發生了影響，要保護書中所提到的人們而不出版，已經沒有甚麼意義了。

「古拉格羣島」全書七篇，第一部爲一二兩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巴黎「青年會出版公司」發行。翌年，由惠特尼翻譯的英文版，在英美發行。索氏認爲這本書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對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六年間蘇俄監獄與囚營「羣島」詳細的情況，誰設想出來的，誰管理它們，以及那些死在裏面、在那裏備受苦難人們的一部報導。素材取自發行的報刊；作者親自的經歷；以及同兩百二十七個死裏逃生的人們，從通訊與訪問而得來，索忍尼辛說道，這本書中：「只有真正的事實，真正的地點，與真正的人名。」格勒尼(Michael Glenn)形容這本書的文本體是「迫切的、冒失的、諷刺的方言土語，使人莫明其妙的俚語，秘密的成語，和神秘的切口。」肯南(George F. Kennan)稱這本書：「我們這個時代中最沉重、最殘忍的書……一部份是回憶，一部份是歷史，一部份是社會學研究，一部份是傳說，從容不

迫、追根究柢地調查「另外一個龐大的蘇俄」，那裏有特殊的文化，有完整的語言、習慣、傳說、神話、權威結構、明顯的行爲和其他——事實上，一切都有，只除了希望。」「時報文學補刊」的書評說：「或許多少有點兒還不能成爲一部世界傑作，」但認爲「由於這本書以人類道德責任的莫大信念寫成，它會留傳下去，是人類傳給後代子子孫孫最勇敢、最美好的遺產之一。」

「古拉格羣島」便是喚起蘇俄人民，把蘇俄一直打算忘記的罪行一一說明，而整肅這四十年的罪惡國家。每一案說得明明白白，既有日期，又有文件可證明。檢察官、刑訊的人、劊子手都寫出了名姓，這種起訴延及所有這些因爲害怕而沉默的人(索氏本人在內)。索忍尼辛要求膺懲這種罪行，指出蘇俄的恐怖制度儘管有了改善，但依然還在運作。

這種以一個人的十字軍對抗整個國家機構，蘇俄不能夠不加聞問。同時，蘇俄當時正緊急尋求與西方「和解」，不敢用他所控訴的警察國家辦法，對付這麼一位大名鼎鼎的反抗份子。一九七四年元月，發動一項對索氏批臭的新運動，稱爲「蘇俄人民全體的恥

辱」。却有少數年輕的知識份子有勇氣揭發這個運動。索忍尼辛斥責攻擊他的人是毒種、是鬼扯。二月裏，兩度傳他到國家檢察官那裏去，他不理會，因為「我國已經多年完全而普遍地受到無法無天的統治。」二月十三日，「公安部」逮捕了索忍尼辛，拘留了二十四小時，剝奪了他的蘇俄公民身份，違反了他的意志，把他飛往德國的法蘭克福。

那些日子裏，驅逐索忍尼辛的新聞支配了全球報刊，但是抗議把一位藝術家殘忍地與他創作根源隔離的暴風雨緩和下來，因為深幸他還沒有遭受更大的不幸。很多國家都請他去避難。他在德國諾貝爾文學得主小說家鮑爾家中住了幾天，便遷往瑞士的蘇黎世。却繼續受到舉世新聞媒體的注意，遠遠超過了任何文壇的名人。他躲避得太多，也被記者們圍得太甚，有

一次他稱一羣攝影記者「比公安部更壞」。這種怒火漸漸平息了，三月裏，他太太、三個兒子、和太太在前一次婚姻的一個兒子，還有丈母娘，到了瑞士與他團聚了。他們先住在蘇黎世，後來又遷居美國佛蒙特州，索忍尼辛誓言在流亡中還要繼續寫作，但並不放棄有一天還會回到蘇俄的希望。

索忍尼辛魁梧奇偉，一把連鬚的絡腮鬍子，人們說他說話說得極快，說出「由數學般精確的詞兒所凝鍊的語句」，還引用「拉丁名言平添情趣。」一九七三年九月，他向蘇俄頭頭們寫的長函中，他見到蘇俄人民遭遇了危險，建議解決的辦法是：「我個人今天所見到的，基督教是唯一活生生的精神力量，可以擔任起為俄國的精神上療傷。」

索忍尼辛作品書目

索忍尼辛作品書目

索忍尼辛作品英譯本書目：

一、「集中營一日」(One Day in the Life

Ivan Denisovich)

翻譯：派克 (Ralph Parker, 1963)

海華 (Max Hayward) 及奧格勒

(Ronald Hingley, 1963)

艾特京 (Gillon Aitken, 1971)

哈武德 (Ronald Harwood, 1972

採用為電影劇本)

二、「我們從不犯錯誤」(We Never Make Mistakes, 包括「克瑞齊多夫卡車站事件

」及「瑪楚約娜的屋子」)。

翻譯：布勒斯多克 (P. W. Blackstock,

1963)

三、「為主義打算」(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翻譯：傅洛雅德 (David Floyd) 及海華

(Max Hayward, 1964)

四、「癌症病房」(The Cancer Ward)

翻譯：貝塞爾 (Nicholas Bethell) 及布

格 (David Burg, 1968)

傅蘭蘭 (Rebecca Frank, 1968)

五、「地獄第一層」(The First Circle)
翻譯：惠特尼 (Thomas P. Whitney,

1968)

蓋朋 (Michael Guybon, 1968)

六、「戀愛的女孩和老實人」(The Love-Girl and the Innocent)

翻譯：貝塞爾及布格 (1969)

七、「短篇小說及散文詩」(Stories and Prose Poems, 包括「在蘇俄境內沒有刊載的散文詩，「新世界」上刊載過的四個短篇小說，和另外兩篇。)

翻譯：格勒尼 (Michael Glenny, 1971)

八、「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

翻譯：格勒尼 (Michael Glenny, 1972)

九、「諾貝爾獎演說詞」(Nobel Lecture)

翻譯：瑞孚 (F. D. Reeve, 1972)

惠特尼 (1972)

英國廣播公司俄語組 (BBC Russian Service, 1972)

十、「風中燭」劇本 (Candle in the Wind)

翻譯：安姆絲 (Keith Armes, 1973)

十一、「古拉格羣島」(Gulag Archipelago)

翻譯：第一部：惠特尼 (1973)

第二部：惠特尼 (1975)

第三部：韋勒茲 (Harry Willett, 1978)